



※忆往事

相逢与惦念

■王大器

人与人的相逢与惦念，总会在一些不经意的瞬间。

起因是市文化馆的一堂剪纸非遗课。授课的罗瑶老师，是王店梅里小学的美术老师，也算小有名气的非遗传承人。一同听课的老友林康忽然叹道：“这罗瑶，是咱们初中母校罗百斯老师的外孙女啊。”我心里顿时一阵唏嘘，只觉得时光跑得太快，转眼就催老了岁月。

春日的午后，我忽然念起了王店，念起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。索性坐上公交，一路晃荡着奔赴而去，一路思量。记忆里的“嘉兴县第五中学”，就坐落在王店镇的解放街上，是当年县里少有的初高中一体的学校。

1965年，我从王店镇社中心小学六甲班毕业，全班五十二名同学，只有十四人考上了五中，那时候小升初的艰难，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。

五中的师资，在当年是拔尖的。我所在的初一(1)班，班主任滕意今老师还兼着地理课，吴士俊老师教语文，谢艳玲老师教数学，姜寿柏老师带着我们读英语，何非老师讲生物，褚觉铭和蔡晓延两位老师，则领着我们在操场上撒欢。还有尹庆生、龚国钊、邹卫东、孙羽楚、陈铁军、潘明杨、杨雅士、薛景尧、李复生、王文娟、林三溪、陆雅琴一众师长，即便没给我们上过课，也个个让人印象深刻。他们大多毕业于知名的师范院校，要么出身知识分子家庭，要么来自大城市，人人都有真本事。课上，他们把知识讲得透彻明白；课下，他们待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，总是和和气气的。那些谆谆教诲，像细雨，悄无声息地浸润了我们的年少时光。

年少时的校园生活，留下了太多深刻的记忆。最让我难忘的，是班主任滕意今老师。他有着一双

像混血儿一样的蓝色眼眸，年轻英俊，浑身透着活力。他唱的那首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是我懵懂年少时光里最动听的礼物。还有篮球场上，滕意今、林三溪、褚觉铭、薛景尧、蔡晓延、邹卫东等老师的对抗赛，总是那样精彩。他们矫健的投篮身影，还有同学们此起彼伏的助威呐喊声，仿佛就在眼前。张浙曾老师的口琴吹得极好，我就是在那时，也买了一把口琴，学着他的样子，嘟嘟呀呀地吹奏。

思绪回到剪纸课。课后我们去找罗瑶老师攀谈，这才知道，罗百斯老师和夫人施婉茹老师，早已作古。施婉茹老师也曾是王店镇社中心小学的老师，是个知性又优雅的人。

揣着这份惦念，下了公交，我径直走上塘桥，一拐就进了解放老街。顺着老街慢慢走，不知不觉就到了昔日钓鱼的河埠头。梅溪河水静得像一面镜子，岸边的枕木旧屋映在水里，晃晃悠悠。年少时在这里垂钓、游泳的光景，还有老街上那些家长里短的旧事，一下子就涌到了心头。

我踩着青石板路，先走进280弄，又拐进258弄。巷子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我放轻脚步，在巷子里来回走了两趟，恍惚间，竟像是听见了旧日的喧闹；暖融融的太阳洒在青石板上，孩子们追着跑着，大人们站在门口寒暄，满巷子都是烟火气……

走过文昌石拱桥，就进了四喜街。没承想，竟遇上了久未谋面的同龄玩伴姚琪。她说刚从上海回王店老宅。随后，我俩结伴，去了何家厅，看望了至今仍住在那里的儿时玩伴何荣秋。三个人围坐在天井里，聊着那些陈年旧事。那些在巷子里奔跑嬉闹的日子，仿佛就在昨天。时移易物，物是人非。

傍晚时分，我踏上了归程。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，其实从未真正消散。

※欢喜录

我的音乐梦之买琴记

■费志民

住了二十年的旧宅重装进入“收官”阶段，我和妻子开始为花木字画、窗帘被褥等软装忙碌。

一天，我俩正在超市买东西，妻子忽然说要送我一件礼物。

“礼物？”我只当是开玩笑，不以为然地瞟了她一眼。

“是啊，这一年你付出那么多，该奖励奖励。”妻子说得挺认真。

“老夫老妻的，还送什么礼物啊！我可什么都不缺。”我呵呵一笑。

“那如果是一架钢琴呢？”妻子歪着头，笑眯眯地看着我。

“钢琴？”听到这两个字，我愣了一下。

音乐，是我童年的梦。上小学时，教音乐的是一位年轻女教师，姓虞，同时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。五十多年过去了，我已记不大清楚虞老师的模样，可她弹琴的样子至今仍印象深刻。虞老师弹的是一台风琴，样子跟立式钢琴差不多。每次看她灵巧的双手似蝴蝶般在黑白键盘上飞舞，一串串动听的音符从十指间流出，我既享受又钦佩，还带着些惊讶和疑惑：她的十根手指各弹各的，好像有十个脑袋在分别指挥，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？

遗憾的是，我小时候没条件学琴，长大后又无暇学琴，那个音乐梦终究没能实现。妻子的话，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，在我心里激起阵阵涟漪。如今我已退休两年多，时间自由，要是真有了自己的钢琴，音乐梦不就可以延续了么？我虽然精通乐理，可从未接触过键盘乐器，真能驾驭得了这密密麻麻的黑白琴键吗？

想到这里，我心里的涟漪又慢慢平复了：“钢琴就算了吧！”

妻子从我脸上读出了犹豫：“你喜欢就买一架吧！学不会也没关系，就当是家里多一件软装了。”

好一件“软装”。妻子的这番“退一步想”思维，既诙谐又善解人意，让我不禁心生敬佩，朝她竖起

大拇指：“好主意。”

第二天午后，我俩便去看琴，一口气连跑三家琴行。半天下来，两个“琴盲”对钢琴的品牌、款式和性能有了初步的了解，最后我对一架八千元左右的二手立式钢琴动了心。

“二手的呀！”妻子总感觉不称心。

琴行老板忙不迭地解释：“人家小孩学了半年不学了，这架钢琴几乎是全新的。”还说可以免费调好琴，再给我们点优惠。因为家里还没做好保洁，我们当天没有下单。

晚上，一位医生朋友在朋友圈秀出他新买的电钢琴。文案中的“为了圆小时候的一个梦想”，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。更触动我的，则是“电钢琴”三个字，它是我早有耳闻但从未谋面的乐器。我像是发现新大陆一般，当即行动起来，又是上网查询资料，又是电话咨询学琴的朋友，很快有了新的选琴思路：与传统钢琴相比，电钢琴几乎不需要保养，性价比高，正适合初学者。

妻子听了我的介绍，连连点头：“我送你的礼物当然要全新的，就买电钢琴了。”

几天后，我和妻子在朋友的推荐下，去了另一家规模较大的琴行，二话不说，直奔电钢琴陈列区看琴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电钢琴的真实模样，感觉它的外形跟传统钢琴差别挺大，试着敲了几下键盘，清脆饱满的音符流入心田。

妻子看中的是一架深玫瑰红色的电钢琴，说跟家里的沙发和电视背景墙搭调。看来，她还真是按软装标准选琴的。崭新的电钢琴安放在家中客厅后，她又特地买了一件铜艺向日葵摆件作为装饰。

我第一次坐到琴前，小心翼翼地打开琴盖，双手在键盘上随意落下。这一刻，我又想起了虞老师弹琴的场景，心里暗暗告诉自己，该好好学琴了。这架漂亮的电钢琴，是妻子的礼物，也是我实现梦想的新起点。

※茶话坊

■沈志荣

秀洲区栖真寺集镇北首，有座古石桥名步云桥，桥东堍曾有一处于氏宅院，居住着于桐生、于龙官等原住民。于家宅院里曾办过私塾，授课先生姓褚名禅真，嘉兴城区天官牌楼人，毕业于浙江工业学校(浙江大学前身)。毕业后，他先后在浙江及甘肃、陕西等地工作。抗战开始后回到嘉兴，因家乡沦陷，便来到远离城区的栖真寺集镇避难，租了两间于桐生家的临街小屋住下。1938年3月，在外谋生的沈宗理也随家族从徐家港(今油车港镇千金寺村)迁至栖真寺集镇，赁居于于龙官家中。于龙官与于桐生同族，两宅紧邻，之间有通道相连。

据沈宗理回忆文章《褚禅真事略》记载：褚禅真自浙江工业学校毕业至抗战爆发，虽工作数十年，却一生清正，又好学不倦，加上逃难奔波，积蓄几近耗尽。他变卖金饰、衣箱等物维持生计，那些都是妻子方氏的嫁妆，所卖甚少；后来只得靠方氏为他人绣鞋补贴家用。褚禅真在城中有不少亲友，有人好意想聘他去城里担

任秘书一职，他却断然拒绝，声言“宁饿死，不做汉奸”，可见其志节坚毅。此事传回嘉兴，有人讥他为“褚毒头”。

沈宗理在文中回忆：褚禅真患有肺病，时常吐血。每遇病发，常自采些乡间草药治疗。到1941年，他已卧床不起。一日，沈宗理家女佣从他屋外经过，听见方氏对褚禅真说：“你病成这样，米还只能吃一顿，这可怎么办？”褚禅真答道：“肺病死，饿死，也就算了。”女佣回来告知沈宗理，沈宗理既同情他的处境，又敬佩他的高风亮节。与母亲商量后，以探病为由封了一个红纸包前去接济，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

此后褚禅真身体渐渐康复。一日与他聊天，沈宗理问：“何不设一私塾，教镇上子弟数人或数十人？”褚禅真答道：“也曾想过，苦无设塾之所。”恰巧于桐生有沿河三间小屋打算赁给沈宗理。沈宗理便建议褚禅真将这三间屋押下，正好用作塾屋。况且此屋与他的卧室隔街相对，又有走廊相通，雨天来往也不会湿脚。

得到褚禅真同意后，沈宗理为他收拾了屋子。最初有沈宗理家的世钊、世钿、世益、世衡四人就读于此。褚禅真精通英

文、国文、算学、史地、动植物等各门学科。他不以功利授学，所收学费很低廉。后来镇上陆续有人要求入学，学生增至二十多人。开设的学段以小学为主，初中仅二三人，增开了物理、化学两科。到了月底，沈宗理以一石白米作为酬谢，褚禅真坚决不肯收，只对世钊收米五升，其他四升、三升不等，总共不到二斗，实在令人敬佩。此后镇上依然有人要求入学，学生增至三十多人，学费却不断下降。

1949年，栖真寺集镇设立三德乡第二中心小学(油车港镇麟湖小学前身)，该私塾停办。值得回顾的是，从步云桥堍下这所简陋的小私塾里，走出了两位科学界翘楚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沈世钊及其堂弟、著名数学家沈世益。

沈世钊曾回忆起年少读书往事：在栖真的乡村小学堂里，他接受了既传统又现代的启蒙教育，虽然一晃70多年，仍记得那简陋的私塾里，一位老师、一间教室，不同年级的孩子济济一堂。学识渊博的褚老师是位新派知识分子，他语文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什么都教；同学们什么都学，没有课本，就借老师的教材从头抄到尾。

※节气说

■高四法

再过几天，今年二十四节气中第六个节气，也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“谷雨”便到了。

二十四节气中带“雨”字的都在春季，一个是雨水，另一个就是谷雨。宋代诗人舒邦佐在《春日即事五首·其五》云：“谷雨催秧蚕再眠，采桑女伴罢秋千。前村亦少游人到，牛歇浓阴人锄田。”描写的正是谷雨时节的一个缩影。

雨水节气因降雨多而得名，那谷雨是怎么来的？古人解释为“雨生百谷”，意思是此时降水增多，雨水充沛，有利于谷苗生长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称：“谷雨，三月中。自雨水后，土膏脉动，今又雨其谷于水也。”简单说，谷雨时节雨水滋润大地，正是播种的好时候。

谷雨节气，不仅意味着降雨增加、作物播种出苗，浮萍也开始漂出水面；田间地头的布谷鸟不时用嘴梳理羽毛，仿佛在提醒人们不要耽误农时；戴胜鸟也飞回来落在桑树上，采桑养蚕的季节到了。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谷雨三候：“萍始生”“鸣鸠(布谷鸟)拂其羽”“戴胜降于桑”。但如今，这两种鸟也变得陌生了。我想，或许是因为现在不再种早稻，养蚕了，鸟儿觉得再提醒也没必要，便干脆躲开了。

清明和谷雨最明显的不同：清明回暖更显著，谷雨雨泽更丰沛。也就是说，返青的万物最需要雨水的时候，雨便来了，这是天气与物候的良性呼应，也是谷雨节气的要义所在。雨水让草木畅快地生长，温度则让它们安心地活。因此，谷雨时节草木的萌发期结束，先前盛开的花朵也纷纷经雨凋零。

谷雨：春将尽，夏将至



摄影 王蓉

纷纷经雨凋零。

当人们对暮春的惜花之情刚刚涌起时，大地上大麦结穗、油菜结籽、柳枝嫩绿等一片片青绿春色便显现出来，仿佛给人们带来些许宽慰。不过对农民来说：“(农历)三月种瓜结蛋蛋，四月种瓜扯蔓蔓。”因此要抓住谷雨时节，风风火火地忙碌起来。

“谷雨种大田”，谷雨时节有“一犁春雨”“一霎烟雨”的说法。宋代杨万里在《插秧歌》中写道：“笠是兜鍪蓑是甲，雨从头上湿到脚。”是的，耕者驱牛“犛”一声，在田头犁、耙、耖，一块块平整的水田便出现了。以前在谷雨的三候期间，我们秀洲一带的农民头戴斗笠、身披蓑衣，忙着插

※千千情

■张莉

少年路，名字起得真好。这条南北向的马路不长，从中山路到环城北路，也就千把步光景。每每走上这条路，“可漫步的街区”这几个字便在心里打转。现代城市，好像催着人走的，车要快，路要直，可在这里，脚步不知不觉就慢下来了。

少年路是有记忆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，这里是嘉兴最热闹的地方之一。街边的小店里，卖磁带的放着邓丽君的歌，卖冰棍的吆喝声拖得老长，还有新华书店，多少少年在那里蹲着看完了一本又一本的小人书。如今那些店铺大多换了门面，咖啡馆、奶茶店、服装店，年轻的面孔进进出出，倒是应了“少年”这个名字。那几棵法桐还在，一年一年地绿着，黄着，落叶子，像几个不肯走的老人。

往里走，巷子更窄了。塔弄、倒座弄，这些名字一听就有年头了。两边的高墙把天空挤成一条缝，墙上爬满了爬山虎，密密匝匝的。我停下来，伸手摸了摸那些粗糙的砖石，湿凉湿凉的，从指尖一直传

漫步少年路

过来。它们在这儿站了多少年了？见过多少骑着自行车于零零过去的少年，多少挽着手走过的姑娘？

想起本雅明说过的话，城市真正的迷宫不在它的地下，而在它的表面，在那些看似寻常的街巷里。嘉兴的这些巷子，少年路是青春，月河是旧梦，坛弄是日常，秀水兜是烟火，它们挨在一起，像一本翻开的书。

正走着出神，一阵香味飘过来，是月河里粽子博物馆传出的箬叶香。从少年路拐过去，不消几步就到了月河。嘉兴的粽子是出了名的，五芳斋，真真老老，都是老字号。走进去看看，全国的粽子都聚在这儿了，北京的红枣粽、湖州的枕头粽，蜡做的展品倒也逼真。出来时买了一只蛋黄肉粽，软糯咸香，一下子把人拉回到小时候。

清晨的月河，最先热闹起来的是花鸟坊。“这茉莉花怎么卖？”“金鱼真好看！”吆喝声、还价声，混着雨后的清新。花店老板娘说，她是2008年月河开街时就搬来的，眼看着中基路从冷清变得热闹。走到小猪廊下，看见河边有人钓鱼，一坐就是

半天。天色渐渐暗了，我沿着少年路往回走。路边的奶茶店里坐着几个中学生，嘻嘻哈哈的，手机里放着流行歌曲。三十年前，也是这条路上，也是这样的少年，听着Walkman，穿着喇叭裤，觉得世界就在自己口袋里。街还是那条街，少年却换了一茬又一茬。“少年路”这个名字，大概就是为了提醒每一个走过的人，你也曾经是少年。

卡尔维诺说：“城市不会诉说她的过去，而是像手纹一样包容着过去。”嘉兴的手纹，就刻在这些街巷里——月河、少年路、蒲鞋弄、小猪廊下、坛弄、秀水兜，每一个名字都有自己的来历，等着漫步的人去触摸，去辨认。而我们这些漫步者，其实也是在用自己的脚步，给这座城市添上新的纹路。

嘉兴的街巷，适合慢慢走。而漫步，大抵是人与一座城市，最温柔的相处与对话。不必赶路，无需匆忙，就这般随心慢行，静静观望，细细感受。逛一逛少年路，好像自己也年轻了几岁；月河边坐一坐，又觉得老时光都回来了。